



高尔基选集
克里姆·薩姆金
的一生

高尔基选集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第一部
金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73 字数505,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2 $\frac{5}{8}$ 插页11

1962年8月北京第1版 1962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11000

定 价：(3) 2.15元

CAE78/05

828469
S-12
74



高 尔 基

索倫托·一九二七年

献 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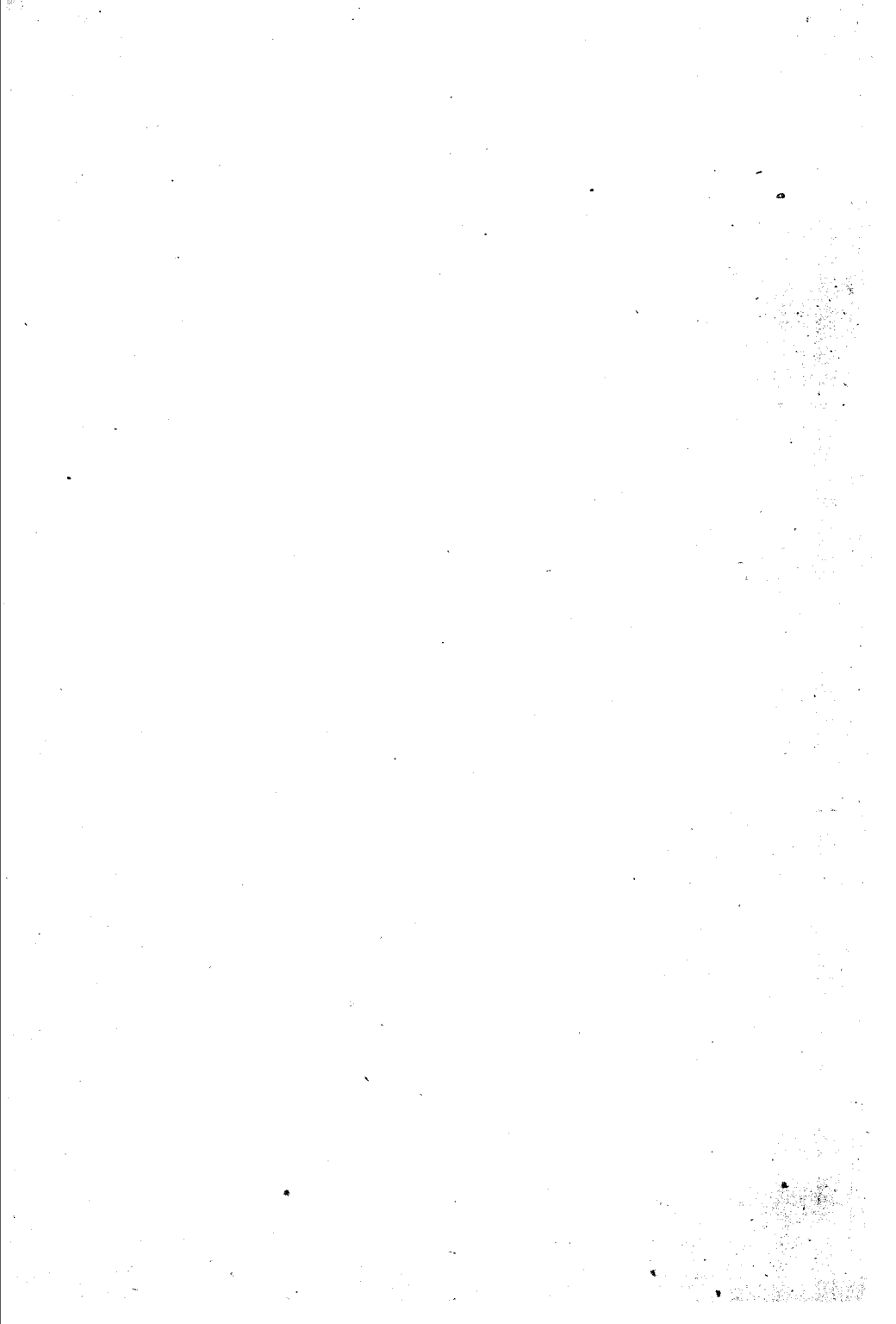
瑪麗雅·依格納琪叶芙娜·

查克列芙斯卡亚

統一書號：10019·1673

定 价：2.15 元

第一部



第一章

伊万·阿基莫维奇·薩姆金很喜欢标新立異；因此，当薩姆金的妻子生产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坐在产妇的床前，开始来说服她：

“悅拉，你知道嗎，咱們是不是應該給他起一个少見的名字呢？这些数不尽的伊万、华西里……都叫人討厭死啦，是吧？”

悅拉·彼得罗芙娜被生产的痛苦鬧得疲憊不堪，所以沒有回答。她的丈夫沉思了一刻，两只鸽子眼对着窗戶外头的天空，天上的一片一片被風吹裂的白云，又像是河面上的浮冰，又像是池塘里的、毛蓬蓬的小土丘。随后薩姆金就用一根短短的、肿胀的手指头划破空气，心事重重地数說着：

“叫賀里斯托佛尔？叫基里克？烏珂尔？尼科丁？”

他对每一个名字，都做一个划掉的姿势表示取消掉，他挑选了十五个不平常的名字以后，兴高采烈地喊叫道：

“薩姆逊！薩姆逊·薩姆金，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可不坏！是《聖經》上英雄的名字，至于姓，咱們家的姓是很特別的！”

“你別搖晃床，”妻子輕輕地要求他。

， 他道过歉，亲了亲她的一只軟弱无力的和出奇沉重的手，笑吟吟地听了听秋風的凶狠的嘯叫和嬰兒的悲哀的尖哭声。

“对啦，叫薩姆逊！人民需要英雄人物。不过……我再想一

想。也許可以叫——列昂尼德。”

“您用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使悅拉煩惱，”正在包裹新生嬰兒的助產婦，瑪麗亞·羅曼諾芙娜，很严厉地說。

薩姆金朝着妻子的沒有血色的臉看了看，給她理了理披散在枕头上的、那種像月光一樣罕見的金黃色頭髮，悄悄地從臥室里走出去。

產婦的健康恢復得很慢，小孩子也很孱弱；悅拉·彼得羅芙娜的身軀肥胖、經常生病的母親，害怕孩子會活不長久，就催促着去給孩子舉行受洗禮；給小孩子舉行過受洗禮以後，薩姆金很抱歉地笑着說：

“悅羅奇珈^①，最後一分鐘我決定給他起名字叫克里姆。叫克里姆！一個老百姓常用的名字，什麼干系也不用承擔。你以為怎樣，啊？”

悅拉·彼得羅芙娜一看見丈夫的窘急樣子和全家人的不滿神情，就稱贊地說：

“我很喜歡這個名字。”

她的話在家庭里就是法律，而且大家對薩姆金那種令人難以捉摸的行動也都看慣了；他的奇特行為常常使人吃驚，但是在家庭里和在朋友中間，他却是一個公認的、百事順利的幸運兒。

不過這個不很平凡的名字，使小孩子從出生開始的一些日子起，就顯然地受到了重視。

“叫克里姆嗎？”朋友們都一面特別仔細地打量着這個男孩子，好像是在猜測為什麼叫克里姆呢？一面又重複詢問。

薩姆金解釋說：

“我本來想給他起名字叫涅斯托爾，或者安琪普，不過你們

^① 悅拉的爱称。——譯者注。

是知道的，這是一種愚蠢的儀式，要請神甫來，他還要問，你再不相信魔鬼了吧，‘吹吹’，‘啐啐’^①……”

家里的人對這個新生嬰兒，比對那個大他兩歲的哥哥德米特里特別關心，也是有原因的，不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因。克里姆的身體很弱，這就增強了母親對他的愛；父親認為給兒子起了一個失敗的名字，所以心裡覺得很對不起；外祖母認為這是一個“庄稼人”的名字，使孩子受了委屈；至於克里姆的那位喜愛孩子的祖父，孤兒職業學校的創辦人和名譽校董，一個研究教育和衛生學入了迷的人，顯然地認為瘦弱的克里姆比強壯的德米特里要好些，所以也特別關心孫子，使他感覺到了負擔。

克里姆的童年時代，正是那少數人為了自由和文化而進行決死鬥爭的年代，那些人英勇地和赤裸裸地把自己放在“鐵錘和鐵砧之間”，放在天才的德國公主的愚蠢後代所領導的政府和在農奴制當中被折磨得昏頭昏腦的、沒有文化的人民中間遭受夾擊。許多忠誠的人都順理成章地憎恨沙皇的政權，怀着滿腔熱誠糊里糊塗地愛上了“人民”^②，前去拯救他們，使他們重生。為了比較容易地愛上庄稼人，就把他們幻想成一種具有特殊精神美感的物體，給他們裝飾上無辜受難者的花冠和聖人的神光，把他們的肉體的痛苦，看得比俄羅斯的优秀人物在殘酷的現實下面遭受的大量精神痛苦要高貴得多。

最敏感的时代詩人^③的憤怒的呻吟，就是那個時期的悲哀

① “吹吹”和“啐啐”是神甫給孩子舉行命名儀式時，一面念誦咒語，一面亂吹亂啐，表示驅逐邪祟的意思。——譯者注。

② “人民”這個名詞，在十九世紀的俄國用得不像現在這樣廣泛，常常指的是“農民”，特別是民粹派，幾乎他們所說的“人民”就是“農民”。——譯者注。

③ 指俄國偉大詩人涅克拉索夫。——譯者注。

的贊歌；詩人向民眾特別响亮地和惊心动魄地提出了問題：

你这个充滿精力的人，是在覺醒呢？

还是服从着命運的規律，

已經完成你力所能及的事業，

写成一首像呻吟一般的歌曲，

于是精神就永久消沉呢？

那些爭取文化創作自由的戰士所受的苦痛是數說不盡的。但是逮捕、監獄和把成百成百的青年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這些事實，却使他們的反抗殘酷的龐大國家機器的鬥爭更加激烈，更加尖銳了。

薩姆金家的人也在这种鬥爭中受到了苦難：伊萬的大哥亞珂夫，坐了差不多有两年的監獄以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流放期間他曾經企圖逃跑，但是被逮捕以後，又被移送到土耳其斯坦某地去了；伊萬·薩姆金也沒有能逃脫逮捕和監獄的災難，接着就把他从大學里開除；悅拉·彼得羅芙娜的叔伯兄弟，也就是瑪麗亞·羅曼諾芙娜的丈夫，在流放到雅魯托洛甫斯克去的路線上，死在驛站上了。

一八七九年春天，爆發了索洛維約夫^①的勇敢的槍聲，政府却用最野蠻的手段對付了他。

這時候就有幾十位具有犧牲決心的男男女女，參加了對專制暴君的單打獨鬥的鬥爭，他們像追逐野獸一般，追逐他有兩年之久，終於把他刺死，但是他們立刻就被一位同伴給出賣了；這個叛徒曾經企圖刺殺過亞歷山大二世，不過好像也是他自己扯

① 索洛維約夫（1846—1879），俄國民粹派革命家，一八七九年四月在彼得堡謀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未成被捕，同年五月被沙皇政府判處絞刑。——譯者注。

断了安置在沙皇火車底下的地雷导火綫。被刺身死的沙皇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却对这位曾經謀杀过他父皇的人賞賜了“光荣公民”的称号。

及至英雄們都被歼灭以后，就如同向来一样，大家都怪这些人，因为他們激起了希望，可是他們又沒有能力实现这些希望。那些站在远处关切地注視着这种神經质斗争的人們，都被失敗鬧得灰心丧气；他們那种灰心丧气的勁头儿，远比那些保全了性命的战士的朋友們要沉重得多。許多人都迅速地 and 明智地把自己家的大門关上，把那些英雄人物組織的残余分子关在大門以外，在昨天他們还引起过人們的欢欣鼓舞，可是今天就只能使人遭受牵累了。

对于“个人在历史創造过程中的作用”的怀疑意見漸漸地产生了，十年以后，那种对尼采的“淡黃头发的惡魔”^①的新英雄人物的过分欢迎又代替了这种議論。人們很快就变得聪明了，一面都同意斯宾塞^②的意見，“用鉛是炼不出金子来的”，一面把自己的力量和才能集中到“自我認識”，集中到个人生活問題上去，迅速地接受了“我們的时代——不是大展鴻图的时代”这个口号。

一个对于恶的力量具有惊人敏感的、最有天才的艺术家^③，原来就是恶的創造者，就是自己揭露自己的惡魔，——这位艺术

① 这里指的是日耳曼人，因为日耳曼人都是淡黃色的头发；尼采认为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应该統治一切，应该对这种超人无条件的崇拜；所以后来这种理論就成了法西斯主义理論的先驅，成为世界上最反动的哲学。——譯者注。

② 斯宾塞(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論的創始人之一，他的学說是替資本主义辯护，反对社会主义的。——譯者注。

③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譯者注。

家在这个大多数老爷們也和他們的僕从同样是奴才的国家里，歇斯底里地喊叫道：

“听天由命吧，驕傲的人！忍受吧，驕傲的人！”

另外一个天才^①也跟着他用同样洪亮的声調喊叫，威風凜凜地和态度倔强地证明，只有一条道路——“勿以暴力抗恶”的道路可以通向自由。

薩姆金家在那个年代已經是很少見的、主人們并不急急忙忙把所有灯火都熄灭的人家。虽然不是經常的、然而却老有一些愁容滿面和性情乖僻的人来拜訪；他們坐在屋角阴暗的地方，很少說話，阴郁地露着笑容。他們虽然身材不同，衣服各異，但是彼此之間，却就像同一个連队的小兵一样，都相像得不得了。他們都是“外路人”，大概是要到什么地方去，順路到了薩姆金家，有时候也留下来住宿。他們在这个問題上也是很相像的，他們都馴順地听着瑪麗亞·羅曼諾芙娜的怒冲冲的談話，看来，他們都很怕她。不过父亲薩姆金却是怕他們的，小克里姆看到，父亲在他們每一个人面前都是很抱歉地搓着軟軟的、溫柔的双手，腿直哆嗦。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头发漆黑、滿臉絡腮鬍子的人，大概是个小气鬼，他怒冲冲地說：

“伊万，你家里的事真是蠢得很，就像亚美尼亚的故事里所說的：什么东西都要多預备十倍。我住一夜的工夫，不知道为什么要給我两个枕头和两枝蜡烛。”

薩姆金的都市朋友的圈子显著地縮小了，不过由于习惯的关系，每天晚上还是有些沒有摒棄掉旧日情緒的人在这里聚会。每天晚上，身材高大，骨骼粗壮的瑪麗亞·羅曼諾芙娜威風地从

① 指列夫·托尔斯泰。——譯者注。

院子深处的厢房里走出来，她戴着一副黑眼鏡，生着一張看不見嘴唇的、好像受气的臉，斑白的头发上扣着一頂綉花的黑色小呢帽，两只灰色的大耳朵在呢帽下面端正地扎煞着。肩膀寬闊，生着一部紅色連鬚鬍子的房客华拉甫卡从二层楼上走下来。他就像是一个忽然变成暴发戶的赶大車的把式，买了一件估衣，很不舒适地把它套在身上。他走起路来既沉重，又小心，然而靴底子还是响得很厉害；他的脚掌是橢圓形的，就像是装魚的盘子。他坐到茶桌旁边的時候，先小心翼翼地試一試椅子，是不是够結实呢？他身上的和他四周的一切东西都毕毕剝剝，吱吱扭扭地乱响，乱搖晃，家具和碗碟都很害怕他，每逢他走过鋼琴跟前的時候，琴弦就会嗡嗡响。黑鬚子、臉色阴沉的索莫夫医生来了，他在門口站住，用两只石头一般的鼓眼睛，从稠密得像鬚子似的眉毛下面打量一下所有的人，然后沙哑地問道：

“你們近况都好，身体都很健康嗎？”

后来他就走进屋子，身材瘦弱、面孔黃黃的、生着两只大眼睛的医生太太总是紧跟着就在他的寬闊微駝的脊背后面出現了。她一声不响地亲过悅拉·彼得罗芙娜，然后就像是对着教堂里的圣像一样，对屋子里所有的人行过礼，坐在离他們稍远一点的地方，很像坐在牙科医生的候診室里似的，用手絹搗着嘴。她望着那个特別黑暗的角落，好像是在等候着黑暗当中馬上会有一个人喚叫她：

“过来！”

克里姆知道她是在等候死神，索莫夫医生曾經当着克里姆和他太太的面說过：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賤內这样愚蠢怕死的人。”

一个紅头发的人，克里姆和德米特里的教师，斯切班·陶

米林，突然之間，人不知鬼不覺地在角落里的陰暗地方出現了；一向喜歡激動的、身材枯瘦的丹妮亞·庫里珂娃小姐跑了進來，她生着一只布滿麻斑的、很滑稽的鼻子；她隨身總帶着許多小書或寫滿紫色文字的小本子，她糾纏大家，壓制地和小聲催促着：

“喂，咱們來看書，看書！”

悅拉·彼得羅芙娜安慰她說：

“等咱們喝完茶，叫老媽子回房去，然後再……”

“對待老媽子可得小心点儿！”索莫夫醫生搖晃着腦袋，提出了警告，他的腦袋頂上的一綹一綹的頭髮當中，有片圓圓的灰色空隙閃閃發光。成年人都坐在屋子當中的圓桌子周圍喝茶，圓桌子上空有一盞白罩子的掛燈，這只白罩子是由薩姆金設計出來的：燈罩並不是使燈光照在下面的桌子上，卻使燈光照到天花板上；因此屋子裡就籠罩上瞭一種寂寞的陰暗，屋子的三個角落裡都差不多像在夜裡一般昏暗。第四個角落裡，在一盞壁燈照耀之下，靠近一只栽種着一棵大杜鵑花的木桶旁邊，放着一只小孩子用的桌子。像手巴掌一樣的黑色花葉子沿牆往四面爬去，在許多用繩子綁在釘子上的葉莖上有些氣根高懸在空中，很像是些灰色的長蚯蚓。

舉止穩重，身體粗壯的德米特里老是脊背朝大桌子坐着，但是身材勻稱而又瘦削的、“像莊稼人似的”把腦袋上的頭髮剪成一個小圓圈的克里姆，總是臉對成年人坐着，仔細聽他們的談話，盼望着父親有時候會叫別人看看他的聰明樣子。

差不多每天晚上，父親總要把克里姆叫到面前，用兩個柔軟的膝蓋，夾住他的大腿，問道：

“喂，小莊稼佬，你說說：什麼事情頂好玩呢？”

克里姆回答道：

“將軍出殯頂好玩。”

“这是为什么？”

“因为要奏音乐。”

“那么什么事情頂不好呢？”

“如果媽媽的脑袋疼，那就不好啦。”

“怎么样？”父亲洋洋得意地問客人們，而且他那滑稽的圓臉上就露出了亲热的笑容。客人們都笑吟吟地夸贊克里姆，但是他已經不喜欢这种卖弄聪明的办法了，他觉得自己的回答是很愚蠢的。他第一次回答这些話是在两年以前。現在他很馴順地，甚至是很关切地来干这种給大人解悶的游戏，因为他看到父亲很喜欢这种事情，但是他自己已經感觉到这种游戏有一种使人难堪的味道，他好像变成了一个玩具：人們一捏玩具——它就会唧唧叫。

从父亲、母亲和外祖母对客人的許多談話当中，克里姆知道了許多有关自己的、奇怪而又重要的事情：原来当他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和他同年齡的孩子們显然有所不同了。

“比較起来，他更喜欢那些簡單粗陋的玩具，不大喜欢奇妙貴重的玩具，”父亲急急忙忙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說着；外祖母庄严地搖着斑白的、梳得十分整齐的脑袋，一面叹息，一面肯定地說：

“是的，是的，他喜欢簡單的东西。”

这时候，她就很有趣地讲述，克里姆还是五岁小孩子的时候，就会使人看着很感动地爱护一棵偶然生在花园阴暗角落里的杂草当中的、嫩弱的小花；他澆这棵花，对于花坛上的花却絲